

## 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

凉山彝族祖先的来源、分布与迁徙过程，具体说法不一，但主要方面是大体一致的。其所以差异，由于互有详略，彼有此缺，以及各自加上比较浓厚的地方色彩。时间已久，而且由于历史造成的彼此隔阂，传说各不相同，是不足为怪的。据说老彝文书《勒伍特以》（历史之书）、《差次特以》（人世之书）所记载的与口头流传的大体一致。传说是根据彝文书来的，又说《勒伍特以》是阿斯勒孜（阿苏拉则）所作。他是曲涅系著名的大笔摩，吴奇、布兹、舍贴几个家支的祖先，距今已有二十八代。阿斯勒孜写成以后，不断增补，世系名号，重抄时免不了用后来的词句有所改易，但还是一本难读的古彝文书。这本书的流传很广，各地传抄，又免不了结合地方情况而有所改易。并且凉山彝语方言复杂，单音缀的彝文读音也不完全统一，所以同一字形，读的不同，义亦区别。人名地名的写法以及解说也就不一致了。

我们访问到看过《勒伍特以》的安伯子、马乌达、沈伍已诸人，他们所传述的都有出入；而且他们也声明，此书的抄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现在还没有作好校勘，只有得到精校本，才能正确地解说以及批判作者的政治意图，得到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再来作科学整理。这是讲清楚彝族历史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我们根据不同的说法，参证汉文史籍记录，也可以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这一次调查、访问中所得较多的资料，是有关近两百年内的迁徙问题，这是一次大量人口迁出凉山，也是彝族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关于迁徙的地名和代数大都是可靠的。因为年代较近，屈指可数，信而有徵。而这一次的大迁徙，确切年代大都是在十代左右，尤以六、七代上下为多，那是一百年以来的事。

根据《勒伍特以》的传说，止于古侯曲涅的故事，已经在一千年以前了。访问所得的又只是二百年左右的事，中间缺了约一千年时间的历史传说，但除了各家支的世系以外，所知道的极少。为了了解凉山彝族历史过程，根据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资料略为叙述，着重在凉山彝族分布情况以及历史政治区域有关的问题。但汉彝资料也很少而且模糊，加以我们没有翻遍有关史籍，故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也可能有许多是错误的。

我们以为：要把凉山彝族历史发展规律讲清楚，首先要明确彝族居住的空间和时间，亦即有关来源、分布、迁徙诸问题。而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要依靠实地调查和搜集文字资料。可是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又确实不够，且理论水平有限，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但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初步掇拾资料，略为整理。

凉山彝族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凉山地区自有历史以来便是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历代行政区划的一部分，所建立的是土司政权，这个政权的实质和形式值得讨论。又彝族历史的发展，与其他各族尤其与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自古以来彝汉两族人民友好互助、共同得到发展，这也是凉山彝族历史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以上两个问题，在这一次调查中收集了一些资料，也要结合文献加以整理，因为不能容纳在讨论彝族来源、分布、迁徙的问题里，留着另作专题整理。

这篇调查报告的整理，是以这次调查访问的资料为主，加以汇录和说明，因为旅途中所带参考书极少，还不能深入分析，作为科学性的论述，容待以后再来整理。只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不惟资料不实不尽，而且在理论上可能很多是错误的。

## 一、彝族起源的故事

凉山彝族普遍传说着：荒远之世，经过洪水滔天以后，诞生彝、汉、藏三族始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优美，非常动听，我们探讨彝族古史，都要谈起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各人所说的不尽相同，而结构大体一致。大都是神话，情节离奇，并不是史实；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也可以分析这个故事的缘起，其经过很复杂，现简要记述如下：

地上有了人类若干代后（在西昌座谈会上说是六代，其余的说法比六代少），有人触怒了天神，天神要放水淹遍大地。那时地上有一家兄弟三人，终日勤劳开荒，但白天挖好的地，夜里被翻平了，一连若干日都是这样。他们觉得很奇怪，就在夜里守着田埂，才知道是天神派来的人干的，两个长兄非常愤怒，要打杀他，幼弟很和气的问明理由，天上来的那个人说：“现在要大发洪水、淹遍大地，你们辛勤开荒有什么用？”三兄弟惶恐，请教他：如何得救？他教两个长兄坐在铜、铁柜里逃命，教幼弟坐在木柜里逃命，并且把天变的日期告诉他们，早作准备。果然，如期雷雨大作，倾盆而下，洪水汹涌，遍地淹没，铜、铁柜沉在水底，两个长兄淹死，只有木柜随水漂起，盪漾到一座高山上，幼弟幸免于难，这个人名叫曲木乌乌。

曲木乌乌从木柜里出来，烧起火塘，救了漂盪而来的几种动物（有长蛇、蝴蝶、蜜蜂、乌鸦、老鼠等），这些动物感他的恩。大家商议：地上的人都死绝了，人类就要灭种，要向天神替曲木乌乌求婚。它们到天宫里（兹由帝古家）说亲事，要天神把第三个女儿（名兹阿姆那多）嫁给曲木乌乌。天神不答应，而这几个动物一定要成全这件好事，用妙计迫使他答应，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曲木乌乌与天女结婚。生了三个儿子，都不会说话，想不出办法如何能使他们说出话来。众动物又到天宫打听，才得到办法，砍来三株房后的竹子丢在火塘里，竹子爆炸，三个儿子开口说起话来；长子名叫乌乌拉衣，说出汉话，是汉族的始祖，次子名叫乌乌斯三，说出藏话，是藏族的始祖，三子名叫乌乌庚兹，说出彝话，是彝族的始祖。汉、藏、彝原是亲兄弟分衍出来的。

后来，三兄弟要分居，共同商定：在地上打记号为界，乌乌庚兹束草号地，乌乌斯三插木桩号地，乌乌拉依垒石块号地。划好后，乌乌拉依说：要烧山来开荒，一把火，茅草烧光，打的记号都没有了。木桩只有烧剩的几棵，石块依然存在。因此汉族占了大片好地，藏族只得一部份，彝族无地，乌乌庚兹只得离开原来住的地方来寻找居住之地了。

这个神话故事，反映了彝族具体生活环境的情况。彝族大都住在山区，地理环境比

较差、与历史上民族压迫有关系。原始时期并不会是彝族不住平坝区，后来才改变，传说故事讲的是在改变以后的情况。其所以改变，是有着民族之间的争夺。故事里反映了彝族为什么住在高山区，但这只与封建统治有关，至于人民之间并不是相煎太急，而是亲如兄弟。故事里也说彝、汉、藏本是同根生，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是有深意的。

洪水故事，在许多民族都有传说，但暴发洪水的原因，各说不同。彝族住在山区，河水蜿蜒于峡谷中，决不会是河水决流氾滥成灾。而是大雨倾盆，洪流暴发，造成严重灾难，故事里也反映出来，暴雨之来，不能预知，因此附会天神启示，而且用宗教家言，好心者得救，曲木乌乌幸免于难。故事情节大都是神话，当是巫师之流臆造而来的。

彝族历史上是否有过洪水滔天的事实，还不能论定；即虽有之，也只会是个别地区，不至于把所有的人都淹死，只剩一人；至于配天女又才有人类，更不会有其事。宗教家言；天是一切的主宰者，因说一切都是出于天的。彝族传说还有更多的天女成婚的故事，那是黑彝奴隶主臆造，显示他们是非凡的，更是欺人之谈。

暴发洪水的地点，有几次访问中提到地名，如在布拖县政协座谈会上说：是在阿告迪特地方。冕宁瓦渣阿什子说：是在阿告的托地方。盐源马乌达说：是在安呷列托地方。三次记录的地名都相近（可能彝语是一致的，但纪录时译字不同，现在所写的是原始记录，以下同此），这个地名在哪里？马乌达解释在礼州以北，他说老彝文书上是这样说的，但不能认为信而有徵。

西昌县境，在雨季常有山洪暴发，但不至漫淹大地，造成严重灾难；如《西昌县志》卷一说：大箐河，在松林堡，拖木沟以下（即在礼州以北），“夏秋雨集，诸溪暴涨，左右交会，顿成洪流。若遇岩壑崩溃，浊泥乱石，随波涌滩，水声震谷，势尤汹汹，”这是常年可能有的现象。是不是以此而造成洪水故事？不得而知。

《后汉书·西南夷邛都传》说：“邛都县（今西昌），池陷为汗泽，因名为邛池”，李贤注引李膺《益州记》说：“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河”。这是在汉武帝时期以后的事。《淮南子·俶真篇》高诱注，描写邛池在一夜里地陷，洪水逆流造成灾害的故事。这个故事原是邛都地区的传说，是不是以此相传而说安呷列拖在西昌，也不得而知。故事本身不能说明暴发洪水的地区，更不能说明年代，确定说在西昌，未必可信。

至于洪水漂盪曲木乌乌着陆之处，所说地名不同。这次调查的记录：普雄县阿洪拉普说：“曲木乌乌被洪水漂到马底海衫普。”越嶲县第第乌拉说：“在沙那阿居普。”冕宁县俄足俄别子说：“在沙罗补阿足”。盐源县马乌达说：“在子合二尼普”。马长寿在凉山调查说：“觉穆乌乌避洪水于定底牛西山（东部方言），又称莫达罗曲山（西北方言）”字音都不相近。地名所在，第第乌拉说：“沙那阿居普是马边县境内的一座山名，”阿诺拉普说：“马底海衫普，即是汉源西北的二郎山，现在彝语还用这个名称。”各人所说地名不同可能以所知比较高的山名来说，也就改变了原来的传说。最早传说地名已不得而知，更不能确指地之所在了。

曲木乌乌生三个儿子，是汉藏彝三族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在昭觉州政协座谈会上以及访问盐源马乌达，金矿沈伍已译述《勒伍特以》，所说相同（已录见前）；而在布拖

县政协座谈会上以及冕宁俄足俄别子、瓦渣阿什子、吉木华达译述《差次特以》，又各不相同，并且三族始祖的行次也不一其说，不暇详作考校了。

不同族属始祖原是兄弟的传说，在西南各民族中，大都有之，不仅彝族如此，只听说的族属不同，而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一地区比较接近的几个族名；其所以作此传说，反映着各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为群众所欣闻乐道，不论男女老少，娓娓谈述，饶有意味。在这次调查中，访问彝族古史传说，开口就要讲这个故事，言词生动，助以手势，不厌其详的谈论。有许多次，讲完故事后，还补充说：“现在各族人民都是大家庭中的成员，弟兄不必再有分家了”。他们体会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精诚团结得到好处，而且要向着党所指示友好合作的道路前进。讲起汉藏彝原是亲兄弟的故事。感到异常亲切。而过去之所以民族间互相仇恨，是统治阶级所制造出来的。至于人民之间友好往还、互助合作、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各族，互通有无，确实是分不开的（待下叙述调查资料）。所以在长时期中，民族关系基本是友好的，而矛盾是统治者造成的。不论各族之间如何争吵，讲谈各族是亲兄弟的话，大家都愿意听，反映着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故事在各地流行很普遍，断非偶然之事。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推测产生故事的时代，是在汉、藏、彝关系密切之后，感到亲切；但又在这三族之间互相争夺，以至分离，也就是受到封建王朝的统治以后，具体年代就不清楚了。据说：阿斯勒孜写《勒伍特以》，是根据古时的传说，还不是他的创作。

## 二、彝族祖先寻找乐上

传说汉、藏、彝的始祖分地而居，汉族迁到火姆呷库（意即宽阔之地），藏族迁到补甲阿抛（意即最西方），彝族迁到主主普（冕宁瓦渣阿什子所述）。从原地迁到主主普，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路程。

彝族祖先的迁徙，从什么地方发足，为何要迁徙，有不同的说法。盐源安伯子说：有老彝文书（岭光电家藏）说：“彝族始祖在北京，搬到成都，又到邛崃山之南。三国时期，诸葛亮带领大队人马，从邛崃山以北攻打，把山南的彝族和其他族击败，彝族退去丽江，后才搬到凉山的美姑。”（安伯子说：他看过这本老彝文书，但不知他所传述的原文是否如此。）又盐源马乌达说：“彝族始祖乌乌格子以后，传了若干代，有三兄弟从阿起比尔地方，迁到三子堡。”据马乌达解释，认为阿起比儿是在西昌的沙坝，但他没有说迁出的原因。在布拖座谈会上，说彝族是从东北地区迁来的，先住在西昌区，再迁到凉山。从西昌迁来的原因，是与汉族打冤家打败了迁出来。彝族住在西昌的头人名叫勒格斯日，汉族头人名叫海甘老补，二人争地盘，争执不下，约定修一座城，谁先修好归谁管理这个地方。汉人用妙计，用糊纸作城墙，一夜完成，彝人打石头烧砖，才堆起一小堵；勒格斯日自认失败而自杀。”

王晓义转述罗大英的说法：彝族是从西北迁来，先到兹合尔念普（在阿坝自治州之北），再在兹土汤墨普（在成都西北），后到自拖（成都），又到拖觉伍。被秦始皇打

败，退到雅安，再退到大渡河边的汉源。由此分支，一支去泸州、宜宾，一支去凉山普雄一带，一支过大渡河后沿安宁河而下到西昌一带，有头人叫勒格阿什，被诸葛亮打败，勒格阿什投降退去凉山就死了，汉人占据西昌。勒格阿什的子孙迁到云南。罗大英解释勒格阿什就是孟获。四川组在会理调查的资料也说：上板房地方的彝族讲述“能勒斯惹”和诸葛亮打仗的故事，也说能勒斯惹就是孟获。沈伍已说勒格是孟获的姓，阿什是名。彝语称西昌为勒格阿租，因为是孟获建的城。《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四说：孟获城在司东二里，俗传孟获所筑。所谓“司”即行都指挥使司所在，亦即现在的西昌城里。这种传说可能很早。关于孟获的故事，在西南许多民族中都有传说，多少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加上地方色彩，其故迹历历可指，都未必有确据。罗大英说：彝文记录的勒格阿什就是孟获，又说孟获死在凉山，与汉文史籍记录不相符，难于相信这样的解释是可靠的。如果彝文记录确有所本，参证汉文记录，诸葛亮出兵到邛都（西昌）区域时，死在这一次战役的，有南中耆帅雍闿和越嶲叟帅高定，是当时的两个主将，他二人死后，孟获才统率雍闿部曲，抗拒诸葛亮，则所谓勒格阿什，可能是雍闿或高定。布拖座谈会上，所说的勒格斯日，与勒格阿什的名字相近，他是西昌邛都的头人，则勒格阿什解释为高定比较合适。以勒格而用汉姓为高，也与后来的情况相同。但这一些只是字面的考校，非可论定。根本问题在于彝文记录的勒格阿什战争可否断定是在诸葛亮出兵之役，还不能肯定，因为还没有得到更具体的说法。

关于彝族迁徙路线，老彝文书《勒伍特以》记录很详，现在根据沈伍已传述的地名和他的解释简要录出，原文描写沿途景物的情节，一概省去。沈伍已说：乌乌庚兹从珊古老翰出发（这个地名的老翰、彝语称北方，据说在祖国的西北），来到阿齐比尔（即冕宁河地方。马乌达说阿齐比耳在西昌的沙坝。又昭觉座谈会上说：比耳即在冕宁县），又到勒古阿租（即西昌，按：今彝语称西昌为老古阿租，西昌去昭觉途中的山坡上），普舒告挖（在雁鹅塘附近，属昭觉），喀尔和卜（即雁鹅塘），散拉的普（即昭觉的濠坝乡），四开拉打（即四开乡，是河谷地，彝语称河谷平地为拉打）、觉土木补（在四开到三湾河之间的一座山），好古拉打（即三湾河的好古乡，是河谷地），好古交觉（即昭觉坝，彝语称老鹰为“交”称坝子为“觉”，意即老鹰坝），立姆竹核（即昭觉所属的竹核乡），特举格打（可能在布拖或普格地方，但不能确指），日失特补（在布拖），到了日失坝开（在普格西南，在这里生了三个儿子，在乌乌庚兹以后隔了一代，按：西昌座谈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说中隔了十五代）。长子名色以阿吐（即古侯），次子名色告阿更（即曲涅），三子名色牛吉命（即法补德时）。这三弟兄长大了，一同走过若干地方都不愿住，来到主主普，就定居下来。

主主普是比较重要的地名，在现在什么地方，须要考究，而所说不同，多数人认为是在昭通，又有人只说在云南，或说贵州，也说云南贵州，又说在大理，没有一定的说法。据沈伍已说：《勒伍特以》所载地名，离开西昌以后，描写每一地方的自然景物很细致，但到主主普之前，没有叙述渡过一条大江，后来又从主主普到呷洛，也没有说渡过大江，是不是从大江以北渡江而南到主主普去呢？还是没有渡江还须确定，彝文书虽没有渡江的记载，也不能说一定不渡江。彝族从昭通一带迁来金沙江以北地区，汉文史籍也有记载，彝族传说更多，但主主普地名是否确在昭通，或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确实

的证据，所以解释这个地名也其说不一。

彝族来到凉山的路线各说不同，罗大英说是在汉源分支去的，昭觉座谈会上有人说是由比耳（冕宁）迁到普格的因史补肯，布拖座谈会上说由西昌搬到凉山，也有如马乌达说：彝族始祖在凉山美姑，而多的说法是从主主普迁来，其经过和解释地名所说不尽一致，汇录多次：

昭觉座谈会上说：“古侯、曲涅到云南昭通居住，他们的子孙，大部份回到凉山，小部份留在云南，留下来的以古侯的子孙为多。回到凉山，先住美姑，后分散在各地。”又说：“回到凉山的彝族由主主普来，主主普是现在的昭通。”又说：“彝族的祖先，因在云南贵州被汉族打败，逃到凉山来。”在这个座谈会上也说彝族祖先从成都来，先到冕宁，再到凉山，其说不一，讨论了这个问题，回答说：先由成都到西昌，再到云南，又到凉山。”有与此相反的说法，在西昌访问时，冕宁罗志清说：“听老人讲，彝族是从云南迁来，先到成都以南一百多里的邛崃山，又迁到西昌、盐边、盐源。”德昌罗海清说：“彝族祖先，最早由成都来、在西昌地区住过。古侯曲涅是在布拖生的，还有一个小兄弟先死了，他二人迁往主主普（昭通）。因受汉族压迫，多数人迁到凉山，住在竹核，又迁交觉、四开、三河湾等处。”

越嵩子木木且子说：“听说彝族最早来自贵州，我们子木家也是由贵州来的。”越嵩加拉神都说：“我们前辈说：彝族是从云南足足婆巫来，来时是在三国时代，被汉人挤到凉山。”冕宁威舍尔他子说：“据说普雄、越嵩的彝族，是由云南贵州迁来的。”

越嵩波什尔普（李士源）说：“彝族从主主普迁来，主主普是现在云南的大理。”《盐源县民族情况简志》（西昌地委档案）说：根据老彝文记载和彝族人民中的传说：我县彝族原本祖籍云南的大理（相传孔明征南蛮就在此地）。原名傣索，后分为三支，一支迁往普格，会理、西昌、布拖等地，名曰“所德”即小裤脚；一支迁往昭觉、喜德、金矿、永北、宁蒗等地，名曰“胜渣”，即中裤脚；一支迁往美姑、呷洛、雷波、马边、金阳等地，名曰“依傣”，即大裤脚。

迁到凉山来的路径，各说不同，而以大江对面（拉日拉卡）迁来说比较多，至于大渡河以北迁来，那是在迁去主主普之前。是否有一次较多的人数迁入凉山呢？这种可能也有，但一般的说法很简略，以至各执一词了。

古侯、曲涅由主主普迁出的原因，沈伍已译述《勒伍特以》说：彝族弟兄在主主普打猎时，得到一付鎧甲，穿在身上非常神气，是有利的武器。后有神兵（应是汉兵）过路，一连九天九夜才完，三兄弟带着千兵万马去追，一直追到呷洛，把神兵全部消灭（应是把汉兵赶走），得到许多胜利品，就住定下来。这是一场什么战争？也有人解释与诸葛亮有关。待诸葛亮走后，据地称雄了。但是不是确定在这时期？彝文记录并没有说得明白。而且传说彝族迁到主主普之前的若干代时期，在西昌地区发生战事与诸葛亮有关，古侯曲涅的年代，不能早到这个时期。又据彝族传说的谱系，古侯曲涅距今不超过五十代，也不能在三国时期，则传说不一定可靠。

彝族迁居在凉山以前，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在这个地区。在传说和文献中都没有提。而有一种极荒谬的说法，帝国主义分子亨利威尔逊所著《中国西部考察记》说：“保罗人民，原住云南各地，旋徙于已为汉人开辟之大凉山。”这是闻所未闻的，而他捏造

史，其用心在于挑拨彝汉关系，极为恶毒，但任映沧的《大小凉山傜族通考》认为亨利的说法是“定论”，也发挥了凉山地区原是汉疆，并非彝地的谬论，这是违反史实的，不值与辩。

又一种说法，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里说“现在彝族中贵族黑彝的祖先是唐代的卢鹿”“卢鹿是乌蛮大部落的一支”“卢鹿征服白蛮”，“整个卢鹿部落对整个被征服的白蛮部落集体奴役，”形成后来黑彝与白彝的对立。照他的说法，在凉山原来住居的白蛮，后有卢鹿从云南来而被征服的。但凉山奴隶制度的形成，不可能是这样，他们说法也没有历史根据，卢鹿未到凉山以前已有白蛮居住的推测，不可能是正确的。

### 三、古侯、曲涅分居及其支系

凉山黑彝家支，都追溯到古侯、曲涅是他们的祖先。有说他二人是从天上来的，这是奴隶主显示他们是天神后裔的妄说，并不可信。又有说古侯曲涅是孟获（勒格阿什）之后，也无确证。至于从彝族始祖乌乌庚兹到古侯曲涅有多少代，一般人说不出来，有说只有一代或十五代，非有根据。他二人以前的世系已弄不清楚。但古侯曲涅是凉山黑彝各家支的不祧之宗，谱系都从古侯曲涅算起。从他二人起，有比较具体的史料可以考校了。

沈伍已译述《勒伍特以》古侯、曲涅各占分地，说：“从主主普来的三兄弟，幼弟在战争中阵亡，没有结过婚。古侯和曲涅争他的绝业，双方不睦，终于战争，经过许多场合以后，曲涅渡过美姑河住定下来，后才媾和。为了永远和好，彼此通婚。他二人各有九子。曲涅的六个向东方而去（原文说去天上），可能因隔着大江，横渡艰险，说去天上，搭一座天桥互相来往，后因桥断，不通音讯了”。在凉山的黑彝是古侯九子、曲涅三子繁衍出来的。

凉山彝族分做三个区域，有一种说法，从金沙江对岸迁来时，在不同的渡口过来，分住在不同地区。由瓦岗渡口来的，分布在“义诺”区；由金阳渡口来的分布在“圣乍”地区；由布拖渡口来的分布在“所的”。又一种说法，是在牛牛坝分路到不同区域的。往东为义诺区，往西为圣乍区，往南为所的区。据罗大英解释，这三个名称，并非以人、以地、以部落得名，也不成为地名，但有他的区划，强勉从字面解说：“义诺”为背水，意即背水而居的地方；“圣乍”为七美，涅格有七个儿子都很能干，意即七美所居之地方；“所的”为三坝，布拖有三个坝子，意即三个坝子的地方。这三个区域在服装上，生活习惯上有着区别，尤其方言的差别显著。所的方言与其他两种方言的词汇不同者有25%，音调有差异。通话因语言是历史形成的，彼此分开的年代久，才至于此，其历史条件是值得研究的。这三个名称用于不同地区，但由于人口迁移，三个名称不为固定地区了。在昭觉座谈会上讨论三个名称的地区：“义诺”——雷波、马边、峨边、美姑、洪溪、瓦岗、昭觉；“圣乍”——金阳、普雄、喜德、越嶲、石棉、冕宁、西昌、盐源、盐边；“所的”——普格、布拖、昭觉（南部）、会理、会东、宁南、德

昌、米易。这种区分，主要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别，其中有许多地区是交错的。

这三个区域的黑彝家支，都说是古侯曲涅分衍的，这两大系的居住区域，大致分开，而又错杂。在昭觉座谈会上讨论三个区域的家支，录如下： 1。“义诺”（大裤脚）：阿侯、所戛、模色、马甘、莫渡、更渣、吉老、饶富、鲁、磨史、阿租、阿知、阿所、格罗、奢鲁、阿色、俄结、补子、吉曲、吉子、吉觉，其中阿色以下六支属曲涅系，余属古侯系。 2。“圣乍”（中裤脚）：罗洪、瓦渣、竹罗、罗武、曾宜、所格、色可、补育、麦色、八且、鲁米、曾同、古吉、目曲、勒勿、阿罗、厄勒，这十七支都属于曲涅系。 3。“所的”（小裤脚）：莫史、吉甘、比且、包差、日勒、阿俄、比补、吉狄、阿苏、波乐、柏时、除都、阳曲、勒补、勒母、吉隄、吉博、冷恩。其中吉昵以下三支属曲涅系，余十五系属古侯系。这也只有大概如此。同一家支有住在两个地区，就要说所住地区的话，行所住地区的规矩，也常常听见：“我们原为‘圣乍’，变成‘所的’了”这一类的话。

凉山彝族从古侯、曲涅以后，有谱系可考，这是由于他们的家支（“差四”或“差加”）制度。黑彝以父系血缘的亲属关系，结为集团，保护家支利益，产生了头人（苏易）、会议（蒙格）以及严格的等级内婚制。那种制度是为巩固黑彝奴隶主的利益，对于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硬化”有着很大作用。黑彝要依靠家支来保障特权，也非常重视他们的谱系。父子连名的谱牒（差次）为了每一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从小记忆背诵如流，以此古侯、曲涅以来的世系多可考。从古侯、曲涅到现在的年代，据谱系的代数约可推算。由于年代久远，每凭口说流传，当不免彼增此减，互相歧异。

古侯、曲涅以后的世代，没有确定的说法。 1956 年底，四川调查组在昭觉政协座谈会上，互相启发，联缀谱系，整理的结果，古侯以下分支跌吐一系马家有三十代，都普一系阿侯家有四十代，曲涅十传到吉木分支、博乌一系八且家有四十一代，俄俄一系阿陆家有四十四代。四川调查组的综合报告说“在座谈会上，经过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启发，反复核对。认为古侯到现在为四十代，曲涅到现在为四十四代，是比较可靠的”。最近四川组又作调查补充资料，整理的结果，古侯单传十六代到唱德分跌土、阿普二系，又单传了十四代才分支，跌土一系的马家有五十二代，阿普一系的阿侯家有七十三代，曲涅单传二十七代到尔普（其子为吉姆）分支，博俄一系八且家有五十六代，维阿洛一系吴奇家（与阿陆家同祖）有六十三代，由于添入了古侯以下单传的二十九代，曲涅以下单传的十六代，较前次整理的代数多。又在西昌座谈会上有人说：有部份彝族上层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古侯曲涅传到现在最多的有五十九代，少的有五十五代，比之昭觉座谈会的资料多出十五代。这几次提供的资料都不相同，而且相差较大，很难确定那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唯据四川组新整理的谱系，在古侯以下第三十代，曲涅以下第二十八代才分支。分支以后各家相传的代数是比较可靠的，分支以前的代数则只有个别的家能背诵，还不是普遍的说法，容有考虑的余地。据先后两次整理的谱系来看，分支以后部分头一次有遗漏，所以四十和四十四的数字也不确，但以多不超过五十代，是一般的情况。估计古侯曲涅的时代在距今一千二百年，也就是初唐时期。这样的提法可能是武断的。

在此要提出古侯曲涅的世系只是属于统治家族，这不是整个彝族的世系。现在凉

彝族在凉山、西昌和宁蒗地区的有一百万人。黑彝人数（男女老幼都在内）不过五万人，并不能以这一家的迁移和他们的世家说所有凉山彝族历史只是如此。不论这家从哪里迁来、过了若干代，也只是统治家族一家的历史，忽略掉 95% 的人民，那是错误的。

根据彝文和传说，古侯和曲涅是统治家族的首领，凉山彝族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经过了较长的时期，彝族社会阶级分化是在古侯曲涅时期呢？还是在此以前？不能断定。但可推测古侯曲涅时期已有严格的等级内婚制，是统治阶级势力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时期。彝族社会内部阶级划分应在这时期以前。那么，如果在古侯曲涅时期，彝族才迁到凉山，则形成阶级社会是在凉山地区或是在其他地区而被统治者把奴隶群众率领到凉山来呢？以近代的情况来说，黑彝奴隶主迁徙，往往把白彝娃子也领着走，但不能说远古时期也是如此。又说是否在凉山原住着的人民，被古侯曲涅征服，成为统治家族而奴役原住着的人民为娃子呢？在传说中没有这样的提法，只说黑彝、白彝原是同族，有本事的人成黑彝，没有本事的人成白彝。并没有甲族征服乙族的话。抢掠汉人和其他族为奴隶，乃是从来的事情，这是合乎一般情况的。所以认为彝族居住在凉山的年代已早，古侯曲涅统治家族内争，分地迁移，也从这一时期起就逐渐形成固定的家支制度，凉山彝族社会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奴隶主更加凶恶的时期。

## 四、历代的部落与羁縻政权

史籍上有关凉山地区的记载，首先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该书说：“马湖县，水通樊道入江”，按：《水经·若水注》说“绳水又经越嶲郡之马湖县，谓之马湖江”。所谓马湖江即金沙江。马湖县在金沙江与岷江会合的上游，今雷波县城沿江下九十里之黄螂附近，有湖长三十里广九里，名马湖，县以湖得名。雷波县应属马湖，在晋代（公元四世纪前期）已设县，但不详其事迹。《太平寰宇记》载戎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县扶德州后说：“又三州在马湖江，并是蛮境，无税输供州县”，这是唐代的设治，据《新唐书地理志》对核，所谓马湖江三州，即信州、居州、炎州，但不负担税粮，统治势力不太强固，也说明马湖区社会经济在落后阶段。又马湖区只在凉山的东部。包有现在的雷波、沐川等地。

凉山地区部落有称为董春，《资治通鉴·咸通十年》引张云《咸通解围录》说：在这年“七月，南蛮（南诏）众击董春乌部落，倾其巢穴；春乌以其众保北栅，俄而蛮攻沐源川，遂逼嘉州。”《新唐书·南诏传》也说：“咸通十年，酋龙（即世龙）入寇，出沐源，闚嘉州，破其属蛮（即董春乌部落）遂次沐源，袭犍为，破之，抵嘉州，嘉州陷。”《通鉴》载这次战争的经过，南诏兵从嵩州（西昌）侵扰黎（汉源）雅（雅安），分兵攻嘉州（嘉定，今乐山），然后两路进围成都。从嵩州去嘉州，要通过凉山中心区，先到董春乌部落，再到沐源川，沐源川即今沐川。董春乌部落应在马边县境内。南诏率兵通过凉山地区的情况，不详于记录，但可推测人数不会少，沿途劫掠，要遭受严重灾难。而凉山地区已有横穿而过的交通线，分散居住的部落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阶段，是可想像得知的。所谓董春乌部落，可知为彝族、但不能详其家支关系。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十载利店之役（据《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三，事在嘉定四年正月己丑），说：“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也，其酋董氏隶戎州都督府（设在宜宾），国朝开宝中德化将军董春惜贡马，诏书嘉之，太平兴国中始市马。”按：所谓西爨别种，即是彝族，《朝野杂记》又说“马湖属南宁州，爨氏有其地”爨氏在唐代任南宁州都督（设治在云南曲靖），与马湖有联系是很可能的，但不详其事迹。《宋史·西南诸蛮传》说：“叙州西北曰董蛮，在马湖江右，其酋董氏。宋初有董春惜者贡马，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其地北近犍为之沐川赖以砦；砦阨蛮险，蛮数寇抄。”按：《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三所说：新乡镇，属沐川司，本名赖以乡，东去犍为二百里，南接大凉山五百里，则赖以砦在清水河下游，其西为董蛮区域，与唐代的境界相同。董蛮隶属于戎州都督府，其位置在凉山东部，而此部落酋长董春乌和董春惜的名字看来，可能董春是家支名，显非姓董。又董春惜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可见那时凉山地区的家支已很多，而董春家支的势力强大，宋朝封董春惜为德化将军，统治各家支，与后来土司管黑彝的情况相似。至于三十七部落的区域，虽不能详，但家支的数目多，地域当广阔，即应包有凉山东部地区。

凉山部落又有称为虚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嘉定邓嘉猷撰《四川备边志》，说：“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为何种也，已而有能识别其为虚恨蛮者，”又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说“嘉定六年十一月虚恨蛮寇中镇寨，”邓嘉猷的书早已失传，不知他所说虚恨蛮的详细情况，只以陈振孙引用的这几句来看，虚恨应在距犍为更远的地区，与犍为沐川的往还很少。但与黎州（汉源）的关系多。

《宋史·黎州诸蛮传》说：淳熙十二年，虚恨蛮族最强，破小路蛮，并其地，与黎州接壤，请通互市，”按：《宋史》说：“邛都州蛮，亦曰大路蛮，一日勿邓，”这是由黎州过大渡河正南通邛部的勿邓、两林等部落，称为大路蛮，应是番族居住区域，过河向东南区域，称小路蛮，虚恨又当其东南，应在峨边区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引宋如愚《剑南须知》的《云南买马记》载峨眉进士杨佐出使大理，由峨眉出发到会川，就是通过凉山中心区。杨佐的行程，由峨眉过大渡河，就是虚恨区域。杨佐和他同行的十多人，经过很艰难的旅行到达会川，应行经洪溪、美姑、昭觉等处，但他没有把日程和地名详细记录下来。又楼钥《攻媿集》卷三十八外制，有一篇“虚恨蛮酋首成忠郎袁弄满三年转一官”的制文，事在宁宗改元嘉定之前，可知虚恨酋长早已受宋朝封号，只不详其事迹。但可知为凉山西部势力较大的头目。

上所引证董春和虚恨部落，虽然记录很略，但可知是在唐宋时期凉山区域较大的部落。从传说和后来的发展来看，似可推测董春部落为义诺（大裤脚）区域，而虚恨部落当圣乍（中裤脚）区域，在宋代都受到封号。

元代的建制《元史·地理志·马湖路》说：“汉唐以下名马湖部，宋时蛮主屯湖内，至元十三年内附，立总管府，迁于夷部溪口，滨马湖之南岸创府治。其民散居山箐，无村邑乡镇，”按：马湖路所属应即凉山东部至岷江以西的地带。又《元史·地理志》罗罗斯宣慰司建昌路所领，有“中县”为沙麻部，在建昌城东四百里，“里州”为阿都部，在建昌城东三百里。“阔州”为密纳部，在建昌城东南四百里（里数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四所载）。这几处应在凉山的西部，可能沙麻常即沙骂土司。阿都部即阿都土

司。元代把凉山地区分属叙州和建昌，明清时期也没有改变。

在明代对凉山区域的统治加强了，《明史·马湖土司传》说：“洪武四年（公元1429年）冬，马湖路总管安济，遣其子仁来归附，始改马湖路为马湖府，领长官司，曰泥溪（在屏山），曰平夷（在屏山以东），曰蛮夷（在秉文场新市镇），曰沐川（即今沐川），以安济为知府，世袭。”又《明史·地理志》所载，改泥溪长官司为屏山县。又洪武四年置雷波长官司，《土官底簿》卷下《马湖府》说：“知府安济，蛮夷长官司籍，罗罗人，洪武四年投降授职。”按：安济原是元代马湖路总管，明初改任为知府，府署在屏山县。到“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土知府安鳌有罪伏诛，遂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据《土官底簿》说：安鳌被处死后，家口迁徙，由流官直接统治。这是在邻近岷江地区。又《峨边县志略》说：“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由湖广移民入川落业，冷土司辖境普雄乡平夷堡等处，以不堪土司虐待，请兵征剿。事平。乡民附入峨眉户籍，并将普雄改名归化。”统治力量更加深入，这是在接近大渡河以南地区。又《明史·建昌土司传》说：“洪武五年，罗罗斯宣慰使安定来朝，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来朝贡马”。原任土官是元代的职务，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说：“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十三孙配率众归附，授土指挥使，带衔建昌卫，不给符印，置院于城东郭外里许使居之，所属有四十八马站火头，而僮僮最狰狞，诸种散居山谷间，有凉山、拖郎、桐槽、热水等彝，皆以强弱为向背。”原来的宣慰使，只授以建昌卫土指挥的职务，在行都司统治之下效力，这是由建昌联系凉山西部地区。明代在凉山东、西、北三方面都布置势力，加强统治，到明中叶以后战争事件也就多起来了。

成书于万历初年的邓子章《西南三征记》说：“上下川南叛僮，建昌有木托，安守、樟木箐、五咀咱之害，在冕山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嵩有邛都黑骨夷之害，在峨眉有臙中，瓜夷之害。在马湖有臙中，凉山、赤口与黄（螂）雷（波）之害，”也记载着在这几处和普雄，木瓜（呷洛）梅古河（美姑）各地的战事。这时凉山地区的战争激烈，造成严重的灾难。战争经过，多见于史籍记录，还有许多古迹。如黄茅岡的李将军墓，马边县的马塞烟青题字，峨边厅的平夷碑（见嘉庆《四川通志》卷四五、卷五二、卷五九）都是万历年间遗留下来的。

清初招徕凉山彝族，设了许多土司土目，尤以康熙年间设置的最多，其势力较大者为河东长官司、阿都长官司，沙骂宣抚司，邛都宣抚司，雷波千万贯土千总，每一家所属，还先后设置了土千户，土百户，土目分散在凉山的约五十家，这些土司土目又统率着黑彝，黑彝统治白彝，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的统治网。并且清初已设越嵩厅，又在乾隆二十六年设雷波厅，二十七年设马边厅，嘉庆十三年设峨边厅，扩大统治势力。又在凉山边缘地带分设兵营，有建昌镇统率马边营、峨边营、冕山营、越嵩营、宁越营（驻海棠），泸州镇所属的普安营、安阜营（并驻雷波），各营分设汛塘散在边缘地带，建立严密的军事镇压网。而所有土司土目分别隶属于厅营（嘉庆《四川通志》卷五十二载之甚详），封建王朝布置周密的政治军事统治着凉山各地。而且经常是把封建统治的一套办法强加于凉山彝族。认为把土司土目分别隶属于厅营机构是改土归流（见雍正七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奏），就要编置乡约保甲，清理田亩，释还奴隶，这些政策都是与凉山彝族社会格格不入的。彝族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与封建王朝的统治政权存在着

不可调和的矛盾，战争事件频繁发生，因而造成严重灾难。

## 五、近两百年来大迁徙

在凉山地区所发生的战事，清代比以往时期严重得多，而且黑彝奴隶主的冤家械斗也更频繁。对凉山彝族社会的破坏最大，激荡的局面，促使人口迁移，在近两百年中，凉山彝族人几乎有 1/3 迁出来寻找新的住处，这些人大都迁到了西昌区各县和邻近地区。在这一次调查凉山彝族迁到西昌区的情况中，虽然没有普查过，而所得的例子可以代表一般情况，兹将资料汇录于次。

越西保安公社李福强说：“彝族最初住在普雄呷洛，就是在顺河（属越西）一带，也是汉人管，只有极少数的彝族。呷口的彝族迁来才有四代。”子目目且子说：“我家由上普雄迁来桑花呷口，只有四代人，来时，这一带都是番族居住。”加拉神都说：“彝族迁到越西一带的时间不久，最多的有十五、六代。越西居民，居住年代的次序：番人（即藏族，下同）最先，汉人次之，彝人最后；彝族最多是从凉山来的。”

冕宁曹古公社威舍尔他子说：“在很早以前，曹古地区都是番人居住，后才被由普雄越西迁来的彝族赶走，彝族迁来此地，大约二、三代人了。”俄足俄别子说：“在四、五十年前，曹古坝古鲁沟一带都是番人居住，彝族由普雄迁来后，才把他们赶走，”李培林说：“三代人以前，曹古坝有金百户、大桥有江百户、瓦西罗有李百户，他们都是藏族（番人），说明原先是藏族居住在上一带的，彝族迁来后，把他们的房子烧光，赶到九龙县的波罗一带去了。彝族是从普雄迁来的。”去年曹古坝修居民点，挖地基时，发现被烧房屋的瓦块和粮仓，都是番人的房子。据说曹古坝原是一个很大的街场，结果都被烧了。哈哈公社打举拉撒说：“他家是黑彝倮伍家的娃子，先由普雄迁到越西的塔什吾地方，他是在这里生的，后搬石棉、再搬金矿，二十三岁时才搬到哈哈乡。”（他今年有六十九岁）。吉都涅户说：“他家原住在越西小相岭，随着黑彝主子谢家迁来哈哈乡，已有十一代了。初来时有汉人住在这里的有几个村子，汉人迁来之前已有番人居住，但这时主要是汉人了。”米古都村瓦渣阿什子说：“瓦渣家由凉山搬到越西波蒙波斯地方，三代后才搬冕宁，已有四代人了。彝族初来冕宁时，住在村子里的主要是汉族，据说原是番人居住，汉族是后才搬来的，搬来的人多了，把番人挤走。早年住在山区的还有称为补苦饶户，后来也没有了。”

盐源胡国济（罗洪支补）说：“盐源的彝族都是由凉山迁来的，我家是沙河租支，有三房，我们是长房，从凉山迁到冕宁，在光绪二十一年迁到盐源，原因是打冤家失败了。又补约家（姓余）是在道光咸丰年代由美姑迁来，有一部分迁去云南宁蒗。瓦渣家（姓张）光绪时从美姑迁来，大部分是在国民党时期迁来。杰可家（姓刘）光绪年间从美姑杰可木昭加地方搬来。八且家（姓岳）、竹六家（姓祝）、罗家也都是从美姑迁来。在彝族没有迁来以前，盐源已经住着摩梭人和番人，还有一部分他鲁人和倮倮族。”他又说：“盐源的彝族，有胡家、余家、张家、刘家、祝家、罗家、马家、安家、沈家、米家，以及盐边的李家、付家、马家、安家，都是从凉山美姑迁来，时间有先后，

最早是余家。”马乌达说：他家在昭觉住过九代，在十五年前才由昭觉普苏拉打迁到盐源，盐边瓦渣拉兹说：“我们瓦渣家，原来居住在凉山的木约卓罗地方，在四代以前迁到盐边。”又《盐源各少数民族简志》（西昌地委档案）说：“咸丰四年，彝族始由凉山，云南两地迁来。首先有胜乍家补余支（姓余）在黄家薄歪头人的带领下，从凉山迁入，现已有六辈人了。后有胜乍家的傥母支在阿吉撒里头人的率领下，从云南迁入盐源，随后“索地”家始祖继迁入，共有百多年历史，迁入盐源的胜乍、索地两大支，由于逐年开展，祖辈相传，现在大小有一百余支头，较大的有三十二支，如“胜乍”家有罗洪（胡）、傥母（米）、热角（刘）、瓦渣（张）、罗洪祖祖（罗）、补余（余）、要角（安）；索地家有拉支（马），博什（沈）、吉莫（杨），八且（岳）。”（按简志估计，“圣乍”系有九千八百五十户，“索地”系有八百八十户）。

木里韩甲央说：“在木里的彝族，开始迁来约在五十年前，当初人口少，后才多起来。”又九龙县调查报告说：“光绪年间迁入九龙县山垭的彝族仅七八户，后才多起来，有罗洪家、阿石家、河马阿牛家、吉八母牛家、阿石拉耳家、阿措母子家、罗洪石谷家、罗洪巴拉家，沙马和尚家，居住在山垭的时间，最多不过二百年。

《西昌大桥彝族自治县访查概况》（西昌地委档案）说：“由彝族老支头及番族熊树青及个别访问，该区在清乾隆年间，原系一片老林，无人居住，至嘉庆时，由金江（雅砻江）、越西等地移来汉、番两族，当时有六个总团，汉人八十余户，番人二十余户，尚无彝族。至咸丰时，彝族犹甚少，光绪年间，有彝族一支各毛色支，人数甚多，因打冤家由越西迁来此，因而其家门及亲戚陆续迁来者，有双角阿支、兹普书支、博书支、马家五支，是时彝人已占多数，争夺土地，汉人逃往他地，留下的番人不及十户，不能自存，靠拢彝族，年年送礼，从此大桥变为彝区，民国时，有越西、冕宁、喜德彝人，被邓秀廷杀害，逃来此地甚多，有李果支（三支）、罗兹阿支、罗五约支、罗展呷支。现有十大支、二小支。

德昌罗海清说：他是曲涅系阿罗家支，从昭觉搬到西昌大桥乡，住过四、五代，又搬到德昌，是他父亲时期的了。德昌黑彝家搬来的年代，一般约有十代，有冷思家是土目，搬来较早，已有十七、八代，管过黑彝，有三处衙门（铁乐乡、犬湾乡、党地土乡），但在四代前已管不着黑彝了。

会理付正松（吉狄阿高）说：“会理地方原是白彝（按过去称白罗罗）居住，后有汉人来，又后有凉山彝族搬来。付家在布拖是吉狄家，他们从布拖搬来，用汉姓从何时起已不知道。会理还有红彝、青彝，他们与汉人接近，能说汉话，尤其白彝，一般说汉话，有些人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话了。白彝、青彝、红彝与汉人住在一起的，解放后与汉区一起进行土地改革，只有少数与凉山彝族住在一起的，1956年进行民主改革。会理还有字土司，沙土司，在解放前虽有土司之名，已无土司之实；他们虽然祖上是彝族，已与汉人一样了。”

米易胡应开（吉狄依烈）说：“在米易，最早是‘到地人，（意即本地人）住着，后有汉人来，把‘到地人’赶走了，现在还有‘到地人’烧尸场的遗迹，但早已没有人住在米易，听说迁到云南去了。又后有彝族迁来。米易胡家和会理付家，原是布拖的吉狄家，从布拖迁来的。据说：因与莫斯和吉约两家打冤家，结下不解之仇，再住不下

去，才搬出来，但搬来有多少年代，已不知道了。”何万明（格日命吉）说：他是黑彝阿苏家，原住在雷波，迁到昭觉，住了两代，有兄弟三人，因打冤家，两个被打死，有一个搬到米易来。年代已不确实知道，只听见说：“‘长毛，（太平天国石达开军）过路时，是搬到米易来的第四代时期，后又传了四代，可知搬来已八代了。现有十六户、四十多人；搬来时带着吉质、吉肯两支白彝娃子，现有五十多户，二百多人。”彭德元（因普补约）说：他家是由贵州搬到凉山的西罗拉打，又搬到米易，已四代。迁到米易最早的有苏威家、立地家。

宁南赵正才（格日阿古）说：“宁南境内原为大黑彝（称黑罗罗）居住，后来才有汉族，大黑彝被汉人排挤，迁居山坡，又后，凉山彝族迁来，住在较高较远的山上。宁南的彝族，都归卢土司管，卢土司在会东老官乡有衙门，在宁南营盘（今县城）有衙门，在折薄地方也有衙门，这家土司早已绝嗣了。”

会东付万宝说：“在会东居住着的少数民族，有白彝、红彝、大黑彝、青彝，甘彝及凉山彝，其中最早居住着的是甘彝，从云南东川迁来，年代已认不清了。凉山彝原住昭通，后迁贵州，又迁凉山布拖，从布拖迁到会东已有六代了。”又《会东凉山黑彝调查报告》（西昌地委档案）说：“凉山彝族绝大部分是聚居，也有部分是散居在汉区，共二十一支，有1,218户，5,770人，各支的具体情况如下（只摘录迁徙部分）：日力支（有列、陆、安三姓）原住大凉山，迁来会东，到现在已六代人了，一敌支（姓付），原住大凉山布拖，迁到会东已七辈人了。会理、会东的付家，是始祖一敌（吉狄）补色时来会东的。热乃支（姓海）原住在昭觉西罗拉打，搬到宁南七路沟才分支到会东，至今五辈人了，比布支（姓陆），由大凉山迁到云南，又到淌塔，至七甲半已四辈人了。付施支（姓安）是由大凉山的西洛尾洛分支而来，在会东已七辈人，体哈支（姓元）由大凉山西洛尾洛分支，先到七路沟，再到会东，至今八代人了。火支（海、铁二姓），由会理铁板房来会东，已三辈人。”

以上所列调查资料，由凉山地区迁到西昌区的彝族，论其年代，有说十五六代，而具体算出代数的，大都在十代以下，有的才一、二代。所以，一般的说：搬来的年代约在二百年以内的在多数，这批由凉山迁来的彝族，估计有二十万人。同一时期迁徙的，在石棉、汉源、宁蒍、中甸、永仁、禄劝等地区也有，这是一次人口大迁徙。虽然路途不算太远，但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住居的故乡，抛弃了田园庐舍，扶老携幼来到陌生的地方，这些地方，原已有其他族系的人户住着，他们要新垦田土，重建家园，是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惜远离故乡，而要不避艰难地寻找新居？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四川调查组编印的《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一书里，提出：“各黑彝家支由凉山中心区向外迁移的历史趋向”，说：“这种趋向主要在于寻觅地好而人稀，或者靠近江区地方，生产和生活上比较进步，因而较易发家致富、利于家支发展的地方。”他们也指出：“这种趋向的具体表现是：罗洪家原住喜德县，现有很多人户西迁至金矿、九龙、木里一带；补约家原住昭觉县竹核区，今补约乡地方，早年全部迁往丽江专区，现成为当地繁盛的家支；瓦渣家、保姆家和耳恩家，有很多人户从昭觉县的比耳区和马姑梁子一带，西迁至德昌、盐边、华坪一带；近四、五十年来，果基家、保伍家、和罗洪家都有少部分人迁往云南丽江专区。”这些家支都已繁殖人口，造成势力，

对他们的家支发展是有利的。其所以迁出来的原因，有些积极因素的要求是可以说的；但这不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次调查中，没有提到发展家支的原因而迁出，普遍提到的是由于打冤家。他们所说的打冤家，一种是黑彝家支之间的械斗，另一种是汉兵进入凉山的战争，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威胁，迫使他们只有迁走的一途，这是凉山彝族的向外迁移的主要因素。

凉山彝族的打冤家，由来已久，在传说中，古侯、曲涅两支因争幼弟绝业而打冤家，后才和好，认为打冤家古已有之。而且各家支每年举行的团结会，由头人告诫全体成员，要保护本支的土地、娃子、财物，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号召勇于作战，团结一致，杀鸡打牛，痛饮血酒，表示遵守会议的决定，至死不渝。在成员中，以果敢杀敌的故事自豪，从小鼓励在冤家械斗中显身手，才是有出息的人。把冤家械斗视为应有之事，事件频仍，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警戒之中。这种冤家械斗的实质，是为了黑彝奴隶主的利益，虽然利用氏族组织（家支）的形式，但与氏族社会的血族复仇是不同的，其本身并不是本氏族的利益，而且同血族的家支之间也经常打冤家，他们有谚语说：“亲戚开到哪里，冤家打到哪里。”一则打亲戚，一则帮亲戚，并不以因有血族关系而可避免打冤家。凉山黑彝各家支之间，不论远亲或近戚，都发生冤家械斗。

由于冤家械斗，所造成的灾难是异常严重的。据四川组调查：沙马土司与阿都土司家的冤家械斗，从1934年开始，直到1948年才结束，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双方共死了四百多人，双方还卖掉抢来的娃子一百多个。又如布拖黑彝的比补家的阿的支与阿着支，从1941年至1950年，共打了九年的冤家，双方死了一百九十多人，严重破坏了双方的生产和生活，这两家中间约数千亩的庄稼地（从木耳乡到布拖县城）都荒废了。又如呷洛县近三十年来，冤家械斗的频率日益增高，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岩润新市坝有一块长约七、八里，宽约五、六里的大平坝，是块很好的庄稼地，由于各家支常在这里进行冤家械斗，这块沃地荒废了。这些是近四、五十年以来，冤家械斗越来越烈的结果。

在早期的冤家械斗，也是激烈的，如明万历初年邓子章《西南三征记》说：“越嵩有邛都部落曰黑骨夷者，始以酋长构争，流毒境土。”所谓黑骨夷，就是黑彝奴隶主，构争造成严重灾难。清嘉庆十三年，四川总督勒保《筹办马边、峨边夷务善后事宜》说：“生熟各夷，虽有驯悍之不同，而素性大率好斗，凡遇雀鼠细故，以及互争界畔，既不赴官控理，亦不向土司申诉，动辄纠众争斗，彼此或有杀伤，数世仇恨不释，积久构衅，名曰打冤家，甚至汉夷交错之地，亦渐染成风。”凉山地区的打冤家，极为普遍，所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勒保提出：“应责成该管厅营督同各土司等随时开导，严切查禁。”但冤家起因，由于奴隶主维护和扩张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改变黑彝奴隶主统治的社会结构，而以掳掠其他家支或其他民族的人口或财物作为自己的职责，因而促使打冤家事件不断发生。据事实说明，冤家网不断扩大，械斗越来越激烈，使彝族人民无日无时不处在恐怖的环境里，弱者只有以走为上策，抛弃田园庐舍而远徙了。

至于清王朝对凉山地区的统治，越来越残酷，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滇东北地区的彝族人民，在他的奏稿中，屡次提到“洗勦夷寨，斩杀无数”（载《雍正殊批谕旨》），战祸极其残酷。如在米贴（今永善城），几天之内把三万余人（男女老幼）杀尽，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互十里不止，极千古未有之残

酷”（见倪蜕《滇云历年传》），不死于刀兵者，渡江逃生，如在东川（今会泽）“乌倮数万，半已渡江，外则勾连凉山”（见《东华录》）。米贴的夷妇也在雍正六年率领一部分群众过江入凉山，得到雷波、黄螂、结觉、阿路、阿照、平底等处人民的支持。鄂尔泰和四川提督黄廷桂派兵攻入凉山，分路残杀。事后设置叙马、建武、马边、大坝、峨边、安阜、普安各营，并且加强土司、土目的机构（详见《四川通志》及黄廷桂《筹议善后事宜》），建立了极其严密的政治统属与军事防堵的策略。一方面用“以夷治夷”的办法来分化彝族内部，另一方面用武装包围的办法对彝族实行封锁。从此以后，凉山彝族社会的内外争夺日益增多。尤其在嘉庆初年以后，战争已经常态化，每一次的“报功”说“击败倮贼，烧毁夷寨，斩获甚众”的话，所见不鲜，彝汉各族人民遭到的灾难是严重的。

而且每次战事之后，添设兵弁、广置汛塘、防堵网逐渐深入凉山中心地区，如嘉庆七年，四川提督丰绅《剿办夷务疏》、嘉庆十三年，四川总督勒保《督办马边峨眉夷务善后事宜》，道光十九年，四川总督宝兴《奏准防边章程》所载，他们处心积虑压缩凉山彝族居住区域。在这样镇压之下，感到生活确实困难，不能不冲破包围网来谋生存了。在清王朝官吏的奏稿里也提到：“凉山生番出山抢掠，只因岁荒乏食，非敢为叛逆”，“支内头人以天旱岁饥，纠约小番焚掠”一类的话，可见凉山彝族人民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是异常严重的，但官吏不顾他们的死活，一味围攻剿办，造成更严重的灾难。

最恶毒的，是要断绝凉山彝族人民养命之源，道光十八年，四川总督苏廷玉《奏夷务实在情形疏》说：倮彝屯聚凉山，历年剿之不得利者，究其间纵有斩擒，不能痛加洗剿，仅只开其窖藏，焚其寨栅，就案完结。”这样的烧杀，他认为不满意，而要“我军渐次深入，焚其寨落，毁其积贮，而三、四月不令耕种，八、九月不使刈穫，绝其养命之源，即有逃窜余匪，久亦多成饿殍，而边患可以永息也。”要使所有的人饿死，凉山成为寂静世界，是他的“永息边患”的办法。

清王朝所加于凉山彝族人民的，是逼着走上死亡灭绝的道路。但是相反的，凉山彝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了，所说“凉山彝区生齿日繁，乱日益滋”（《雷波厅志》）。为了生存，必然要反抗的。而另一条求生之道，迁到比较可以安定的地方去，这样，凉山彝族相率向四方迁徙了。

我们访问由凉山迁出的彝族，希图知道迁出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说“为打冤家失败”，具体经过，则多不能详述，而迁徙原因，是惨痛的历史，结合文献记录，也很清楚的说明这一问题，他们都是不得已而迁出来的。

## 六、西昌地区在凉山彝族迁来以前的土著居民

搜集凉山彝族迁来西昌地区的资料，年代有先后，而能具体指出代数的，大都在十代左右，尤以五、六代上下为多，凉山彝族迁来之前，早已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着。从调查资料中显然可以看出，早期在西昌区居住的，北部是番族，南部是其他彝族，兹

分述之：

在越西和冕宁的访问记录，都说到彝族未来之前，是番族居住，根据史籍记录，是符合的。《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四《宁番卫》引《志书》说：“今环卫而居，皆曰西番种也，故宁番，”明万历初年，建昌兵备道邓贵《善后条议》说：“先年宁番土酋怕兀它，从月鲁帖木儿为叛，太祖特命总兵徐凯征讨，遂废土改卫，止将环居西番编为四图，听我羁縻。按：《明史·土司传》说：“洪武二十五年，月鲁帖木儿反，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率众攻城”，所谓“西番”、指邛部宁番区域，可知在这时期，在宁番（今冕宁）县主要的土著是番族。所谓宁番土酋，也是从元代相沿下来的。又《明史·黎州土司传》说：“苟德，祖仕元世袭邛部州六番招讨使，”也是从元代沿袭下来。所谓“六番”，即西番区域，邛部（今越西）的居民也是以番族为主，明代以前大概如此。

而越西地接凉山，彝番两族有交错迁移的情形，并且由于邛部土司广为招徕，也统治了一部分凉山地区，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二说：“邛部宣抚司所属夷人二种，名傜、西番”。在清代前期，越西境内番族人口还是占主要的。至于冕宁，据咸丰《冕宁县志》卷十所载清初以来所设的土职，千户一员，百户十八员，其中称为罗罗者仅五员，余十三员为西番（或莫梭）。而土职分布地域，所谓罗罗都在南部泸沽一带，其他三面为西番区域，可知清初以来，在冕宁番族居住的情况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据调查了解，越西、冕宁以北地区，今石棉、九龙以及汉源，在早期还是以番族为主要的，到百余年来时期，凉山彝族迁来，番族多被排挤他徙了。

至于西昌区的南部，据调查资料，说凉山彝未来之前，居住着的是白彝、红彝、青彝、甘彝、大黑彝、罗伍彝等不同的名称，他们也都是彝族，但不是由凉山迁来，与凉山彝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别较大，迁来的时期稍早一些。

据四川组的调查资料，说：“会理、会东地区，有所谓白彝、红彝、大黑彝、青彝、岗彝、罗伍彝等少数民族，据其流行的传说，以及与云南联系的情况，说明他们都是先后从云南迁来”，可以举几个例子：

会理红彝，在距今几代前后，陆续由云南迁来，和平村红彝八十多岁的老人说：他们的“祖先原住在云南侯景（疑是黑井）地方，听说会理地方办钢铁厂，需人烧松炭，蔡、王、普、陈等四姓相约逃来会理。当时在今和平村地方，全是原始森林，在低处有少量水田，他们的祖先一面在钢铁厂工作，一面进行开荒，后来他们逐渐从汉人买小块土地，也学习汉人多开梯田。”

白彝在康熙年间，由云南的永仁等处逃来会理、会东，至今约传十代左右，传说白彝李姓等的祖先，从永仁到会理的黎溪山地打猎，发现谷子长得很好，而附近又无人居住，因此就住下来，此地无人管辖，过了很长时期，才被字家土司统治。

大黑彝又称老黑彝，传说因最先来会理等处，以“老”称之。他们原住在贵州威宁，后迁云南巧家地方，因逃避汉族官兵的屠杀，率领娃子来会理居住，至今传十代左右。

传说青彝又称为小黑彝，祖上原住贵州，后迁云南，在会理定居才几代。他们来时，土地多属于土俚族马家，后被青彝沙家霸占，就称为土司，压迫和剥削当地的各